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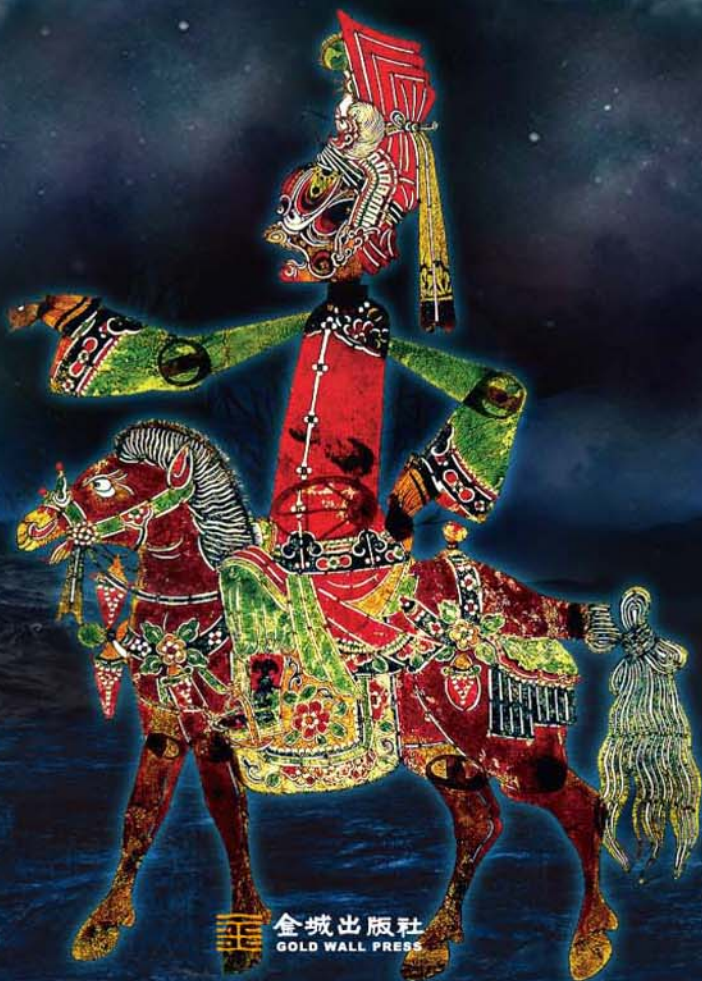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霸唱
原著

鬼吹灯

之 山海妖冢

人点烛，鬼吹灯
探秘的路上，还有许多未知的传奇

天下霸唱◎原著
确定六壬◎改编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第一章 翡翠双篆梅花笺

离开抚仙湖之后，我们一行六人先行来到了江城歇脚。酒足饭饱，休整了几日之后，我问林芳：“你说的那个海底项目到底靠不靠谱儿？可别又是美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。”可惜，林芳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，而是声称有急事要处理，提前回了美国。我纳闷儿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时，便被小胖生拉死拽地拽回到了北京。

北京的春天是一年中最美也最短暂的季节，花红柳绿的格外喜人。胖子的心思也随着春天的到来活泛了，一大清早就哼着小曲儿抹了半盒头油要出门，说是约了前几天在舞厅认识的姑娘去玉渊潭划船。看着胖子养了一冬天的肥膘，我实在忍不住说道：“王凯旋同志，春天刚刚到来，革命的思想正在复苏，你确定要在全民精神风貌积极向上



的情况下在行动上向资产阶级靠拢吗？”

胖子对我的调侃很是不屑，一面擦着皮鞋一面甩动着他的臭脚丫子说：“胡八一同志，春天刚刚到来，伟大的革命行动要尽快实施，我要去联系群众，在劳动中揣摩伟大导师的革命思想。”

“闲了几个月，你养了一冬天的膘儿，划得动船吗你？再说了，我刚刚给你占了一卦，你今天不宜近水。”

胖子转过头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，说道：“胡司令，莫非你看胖爷出去舒展筋骨心里有点儿痒痒？也难怪，杨参谋长最近忙着在美国搞什么慈善摄影展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确实有点儿寂寞。”

我说道：“别放屁了，我胡八一岂是那么儿女情长的酸书生！不过说到寂寞，还确实有点儿。这一歇歇了大半年，从去年夏天歇到今年春天，歇得我胳膊腿儿关节都快锈住了，昨天上厕所的时候差点儿没站起来，一哆嗦好悬没栽倒在茅坑里。你说，这是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？”

“两位爷这是说相声呢。”门帘一掀，大金牙笑咪咪地走了进来，一手拿着一本泛黄的破书，另一只手里拎着一袋热气腾腾的包子。胖子一见包子，鞋也顾不得擦了，顺手接过拿起一个就往嘴里放，“大金牙你来得真是时候，胖爷正好没吃早饭呢，不过这素三鲜下回就别买了，一水儿猪肉大葱的就行。”

大金牙赔笑着说：“胖爷您慢点吃，这刚起屉的包子热着呢。我今天过来是有一事想请教二位爷，让二位爷帮我参谋参谋。我手上这本书，是我一个老主顾的物件，想出手给我，因为关系熟，所以也就不怕放在我这儿。这古董方面，说句不谦虚的话，我也算是个行家，可要说鉴别古书，还得请二位爷帮我参详参详。”

我这几天正闲得发毛呢，一听说大金牙有古书，赶紧接过来。这是一本线装书，纸页已经泛黄，残破不堪，封面上写着“山海关志”四个楷书大字，左下角有“崇禎×年”四个蝇头小楷，看来这是本县志。这本书墨迹古旧，书写笔体不同，想来不是同一人记载。我将纸张对着窗户的光线看了看，应该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没错。于是便抬头问大金牙：“根据我的判断，这应该是真品，确实是崇禎年间山海关地区的县志。可问题是这种县志保存不易啊，而且改朝换代以后这些县志都是应该销毁的，不销毁也应该以清年号重新编撰。你这老主顾从哪儿弄的这本书？”

大金牙听见是本真品，顿时喜笑颜开，答道：“胡爷，您说是真的我就放心了。本来我也是觉得像真的，但又不敢肯定。既然您说没问题，那我明天就把这货收了。至于这货从哪儿来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就知道这主顾老家是山海关附近的。”

胖子听见我们说的话，走过来擦了擦嘴上的油，便要接过县志看看。大金牙一看连忙说：“哎哟胖爷，仔细您手上的油，这要是蹭上了这书可就不值钱了。”胖子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蹭上了怎么了？这书要是蹭上了胖爷手上的油，那就值钱了，怎么着也得拿个几百万才能买着。回头胖爷再往书上踩两脚，蹭上点儿脚香，嘿嘿，那就是无价之宝了。”说着接过书，哗啦哗啦地翻着，看得大金牙眉头直皱，噙着牙花子又不敢说什么。胖子翻了半天，往大金牙手里一扔，说道：“怎么都是字啊！你胖爷虽说文武全才，可最烦看这些密密麻麻的字，还是竖着写的。老胡，这破玩意儿值钱吗？”

我正吃着从胖子手里接过的包子，听见胖子问，说道：“你怎么把



猪肉大葱的都吃了，给我剩的都是素三鲜的，今儿晚饭你别吃了，带着你的花姑娘划你的布尔乔亚小船去吧。这书你别看破，那可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县志，县志知道吗？就是县政府记录县中民生情况的笔记。明朝的玩意儿，你说值钱吗？”大金牙听我这么一说，突然乐得直拍手：“真是祖坟冒青烟，竟然碰上个宝贝。那老主顾看着不显山露水的，一出手就是这么大的手笔。我要是把这宝贝收了，回头转手一卖，嘿，抱着钞票睡觉喽！”胖子一听有钱赚，头油也不抹了，一把抓住大金牙说：“你老小子可别拿着宝贝就想跑啊，这书是我和老胡给你鉴定的，卖的钱怎么也得算我们俩一份。你要是敢独吞，胖爷我饶不了你。”

胖子一急就不分轻重，眼看大金牙面上有些微微动怒，我赶紧打圆场：“胖子你别急着提钱的事，我刚才翻了翻这个县志，发现里面记载的一些东西挺值得深究的。”大金牙一听这话，顺势收起了不快，走过来看我手里的县志。胖子哼了一声，也不想和大金牙闹得太僵，不急不缓地慢慢晃了过来。

县志被摊开的那页上写着：“陈拓，吴三桂麾下右校尉，骁勇善战，人称陈大将军。祖籍山海关，陈氏家族乃山海关地区百年望族，族中曾出妃子共七人，在朝官员三十二人。陈拓为陈氏望族唯一嫡孙，卒于与明军争夺山海关一役，自此陈氏家族没落。陈氏家族以一翡翠双篆梅花笺闻名，后随陈拓战死沙场而再不见于世。据传陈拓葬于燕山脚下，未葬入陈家祖坟，却不得而知，可惜可惜。”看完这段，胖子两眼放光：“翡翠双篆梅花笺，这是个什么宝贝，听着挺值钱的。”

大金牙说：“这翡翠双篆梅花笺我倒是有所耳闻，据传是一块长两



尺、宽一尺的巨型翡翠，色绿而底透，是翡翠中的上品。因形似信笺而称翡翠笺。最特别的是，这翡翠笺上面有唐玄宗御笔两行梅花篆字，后流传数百年至明太祖朱元璋手中，更在翡翠笺下方亲题雅号，因此人称翡翠双篆梅花笺。这翡翠笺看来至少是唐代的事物，更兼有两代君王的御笔题字，实在是人间至宝啊！不过这些都是传说，因为流传甚少，是不是真的都值得怀疑。不过既然这县志上有所记载，我看这真实性不容怀疑啊！”

大金牙越说越激动，搓着手又开始嘬牙花子。胖子一听嚷开了：“我说老胡，那咱们还等什么啊，赶紧上路啊，这就呛啷啷直奔山海关，找着这翡翠笺咱就发了。还他妈去玉渊潭划什么船，胖爷我直接买艘航母开美国去了。”

我沉吟了半天没说话，胖子有点儿发急：“老胡，你倒是说话啊，林芳那个丫头片子也不搭理我了，我闲得浑身直痒痒，顺手发财的买卖你不想干了是不是？”我抬头看了胖子和大金牙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们不觉得这事有点儿蹊跷吗？”“有什么蹊跷的？”胖子一脸不耐烦。大金牙听见我的话，缓缓点头道：“胡爷一说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这翡翠笺可是好几十年没在市场上听见风声了，今儿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，居然就被咱们在这本县志上发现了。这县志也是个稀罕物。我觉得咱们运气好得有点儿奇怪。”

我问大金牙：“你知道你老主顾的具体情况吗？最好去查查。”

就在我们三个围着这本县志想破脑袋的时候，胡同口的刘大妈叫我去听电话，说是有国际长途打过来。接了电话才知道，Shirley 杨的慈善影展办得差不多了，近几天打算回国来与我军全方面会师。另



外，陈教授有一事相求，他无意中在亲戚手中找到了家族族谱，发现他家在曾祖父搬到北京来之前，一直生活在山海关地区。陈教授父亲有个遗愿，就是带着曾祖父和祖父及自己的骨灰葬回陈家祖坟，但是由于陈教授曾祖父出逃山海关之时正值战乱，陈家也人丁飘零，线索全无，所以竟不知祖坟在何处，也因此一直没有迁回去。凑巧陈教授前几日在一个远方亲戚家里找到了族谱和一些线索，可惜他年事已高，更因在美国养病，因此拜托我们帮他找到陈家祖坟所在地，也好了却他父亲的心愿。我知道依 Shirley 杨的性格，不用说她肯定一口应承了下来。那我自然也没什么意见，待着无事，帮陈教授这个忙就是了。

我将陈教授的请求一说，胖子就说道：“又是山海关，又是陈家，难道陈教授和那个陈大将军是一家？那翡翠笏岂不是陈教授的了？不行不行，我们帮陈教授找祖坟行，可别告诉他翡翠笏的事，他要是把翡翠笏拿走了，胖爷我还赚个屁钱。”大金牙也说：“胖爷说得有道理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，难道陈教授真是陈拓将军的后人？”我见他俩都在犯嘀咕，便说道：“现在猜也是白猜，还是等 Shirley 杨把陈教授家的族谱带回来我们研究研究再下定论吧。看来无论如何，这趟山海关之行都不可避免了。”

一想到又要出发，我心里便涌起了一股兴奋夹杂着期待的感觉，顿时觉得四肢百骸充满了力量，腿打哆嗦掉茅坑的事是再不可能发生了，于是提议道：“这喜事也来了，春天也到了，中午饭也该吃了，咱们收拾收拾吃点儿东西去吧。胖子你赶紧去玉渊潭呀，人家姑娘还等着你呢。”大金牙说：“胡爷，春天咱应个节气，我知道东四有一家春饼店做的春饼那叫一个香。金黄的大饼，卷上新炒的韭菜豆芽，再配上



天福号的小肘子，甭提多好吃了。胡爷咱走吧，今儿我请客！”胖子一听大金牙的描述，顿时嘴就兜不住哈喇子了，扯着大金牙说：“玉渊什么潭啊，再大的花姑娘也不管饱。古人不是说吗？饱暖思淫欲，胖爷得先把温饱解决了再琢磨花姑娘的事，咱这就去吧。”

Shirley 杨两天后就回到了北京，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和胖子正饿着肚子比赛看谁坚持不住出去买饭。她一进门就将陈教授的家谱拿出来放在桌子上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

我也顾不上饿，一个鲤鱼打挺起来对 Shirley 杨说道：“杨参谋长不远万里赶来与我红四方面军会师，有失远迎，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礼物，来呀，给杨参谋长看座。”说完拿起家谱便研究起来。Shirley 杨无奈地摇摇头，与我一起研究起那本族谱。

族谱标注出了历代陈氏家族男性姓名及亲戚关系，详细备至，却有两个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一个叫陈臻，下面用黑色横线画出。另一个完全被涂黑，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字。两个名字并排列在族谱里，显示出这两个人应该是同辈，而陈氏到了这一辈则只有这两个人。我将前几天大金牙拿来的县志情况对 Shirley 杨讲了一遍，她点点头道：“如果陈教授和陈拓是一个家族，那么陈教授的家谱里为什么没有陈拓的名字呢？但是山海关并不大，同时存在两个陈氏大家族的可能性非常小。难道那个被涂黑的名字就是陈拓？可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，至于真实的情况，看来还需要我们去发掘呀！那个翡翠双篆梅花笺则是题外话，老胡你们不要多想，是否有此物还不确定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次的山海关之行我们是去定了，不管怎么样也要帮陈教授把祖坟的位置找到。现在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族谱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能让我们



尽快找到祖坟。”

我给胖子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，便与 Shirley 杨继续研究族谱。族谱的右下角写着一行小字“无量山峰晴转阴，马蹄腾空吠声急。十万冤魂铺长路，午夜而行夜莺啼”。我沉吟道：“这首诗像是在描写当时的战争场面，却又有些牵强。难道这是寻找陈家祖坟的线索？可是族谱不是在陈氏族人手里代代相传吗？陈家老祖宗干吗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个难题，这不是给后人安葬增加难度嘛？怎么还有不希望后人安葬进祖坟的祖宗？”胖子不以为然说：“这还不简单，就是陈家祖宗嫌后来人越葬越多，每个人地方越来越小，本来先人都一进三出的大宅子，现在变成小四合院了，人家不乐意了啊！琢磨着你们别往里葬了，挤得老子都转不开身了，又不好明说，干脆给你们留首歪诗吧，谁解出来谁葬进去。”

我竖起大拇指称赞道：“王副司令的这番解读真是抽骨剥髓、鞭辟入里，充分体现了陈氏祖先的前瞻性和神秘性，兼顾优胜劣汰的教育方式，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啊！”Shirley 杨听了胖子的话哭笑不得，对我说道：“老胡，咱们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吧。这次去主要是寻找陈教授家族的祖坟位置，任务比较轻，也就没必要带什么家伙了。”我一听暗叫不好，你去是寻找陈教授祖坟，我和胖子还要找翡翠笈呢。不过这话不能直接同 Shirley 杨说，说了她肯定不同意，只能先把她稳住，到时见机行事了。于是我赶紧说道：“还是带几把兵工铲和伞兵刀以备不时之需吧，我看陈氏祖坟也不像是容易搞定的，多带些东西总是有备无患嘛！”Shirley 杨点点头，也不多说什么，便出门准备东西去了。





第二章 无量山

北京离山海关并不远。坐了六个多小时的火车，我们三个就到达了那个曾经记载了太多历史与记忆的兵家必争之地。这里很有些破旧之感，街道和居民楼的形态看起来似乎还保留着建国初期的样子。胖子一见这情形就嚷道：“嘿，听着山海关这名字胖爷我还以为是个多威武雄壮的地方呢，怎么着也得是‘雄关漫道真如铁’啊，可除了这‘天下第一关’的城楼看着还像那么回事，其他的地方哪还看得出来当年那金戈铁马的气势啊！听见了吗？金戈铁马，形容得多贴切，胖爷我就是文武双全。”

我说道：“小胖这你就说错了，越是破旧我们应该越高兴，越破旧越保存了以前的风貌，这样我们寻找起陈氏祖坟也能简单一些。要是都高楼林立了，我们上哪儿找去啊！” Shirley 杨听我说完点了点头，说



道：“老胡说得没错，古旧的东西保存得越多越方便我们寻找。可陈氏祖坟毕竟已经是百年前的墓葬地，不知道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乱和城市建设，是不是还存在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试试，帮陈教授了却了这一桩心愿。”

“可是我们从哪儿找起啊，那本烂族谱上就写了一首歪诗，我看说不定是陈家祖宗逗后人玩呢。”胖子一提那个族谱就火冒三丈，我们三个在火车上研究了一路也没任何头绪。我对 Shirley 杨说：“陈教授家族家业再大也必然不可能像诸侯君王一样，选择一处风水绝佳的宝地开辟墓室，一是因为工程量太过浩大，不是普通家族承担得起的；二是但凡建造地下墓室的家族必然是有些值钱的物件进行陪葬的。如果防盗措施做不好，明器势必要被人盗走，这样建造墓室的规格也不符合朝廷的规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这分金定穴的本领也没用处了。咱们就只能从那首歪诗入手了。”

Shirley 杨说：“那首诗的第一句是‘无量山峰晴转阴’，无量山峰……难道说山海关有一座山叫无量山？”我说：“咱们在这瞎猜也没用，还是找个本地人问问吧。正好到了吃午饭的点儿，咱们找个饭馆儿边吃饭边打听消息。”胖子赶紧说：“来的路上我就发现了，火车站往西有个饭店，叫聚满楼，看着不错，号称专做本地特色，咱们去试试，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干活嘛！”说罢便向西走去。

这聚满楼确实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打听消息的好场所。山海关人讲究吃喝，因此来这吃本地特色的反倒是本地人比较多。胖子忙着张罗点菜，Shirley 杨便同服务员攀谈了起来：“姑娘，我们是北京社会科学考察院的，第一次来山海关，想作一份社会考察报告。我能跟你打



听点儿事吗？”

服务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，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，顿时分外热情了起来：“北京来的就是不一样，你长得可真漂亮。我就是这儿的本地人，打小就在这附近生活，有什么要问的你尽管问，知道的我都告诉你。” Shirley 杨见民风如此朴实热情，暗暗松了口气，问道：“这山海关附近有没有一座山叫无量山？”“无量山？”服务员连忙摆手道，“绝对没有这座山，我在这儿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就听说过角山、天马山和万寿山，这无量山绝对不是我们这儿的山。你们搞错了吧？” Shirley 杨和我对视了一眼，正好胖子点完菜，便谢过服务员让她去上菜了。

“没有这座山？”我诧异道，“难道我们分析错了？这无量山并不是一座山，而是某种暗语或者代号？” Shirley 杨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，并不接话，反倒是胖子见此情形大声说道：“你看吧，我就说这陈家祖宗是骗人玩呢，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找着祖坟。我看咱们还是安心去找翡翠笈吧。” Shirley 杨听闻此话怒道：“好啊胡八一，你们果然打的是那翡翠笈的主意。你早都答应我摘了符不再摸明器了，原来你都是骗我的。哼，你放心，有我在就不会让你们去找那翡翠笈的。”

我一看 Shirley 杨动了怒，赶紧训斥胖子道：“小胖你胡说什么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帮陈教授寻找祖坟，跟那什么什么翡翠笈有何干系，你不要偏离了行动的主导思想。”胖子自知说漏了嘴，闷头吃饭不再言语。 Shirley 杨见状也不再说话，胡乱吃了几口饭便思索起线索来。

吃罢饭我们三个走出饭馆儿，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溜达，突然胖子猛一回头，见一个年逾六十的老头儿跟在我们身后五步远，略佝偻着背，却是精神矍铄的样子。胖子几步冲过去一把抓住老头儿便扯



到了我们面前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干吗跟着我们？老实招来，不然小心胖爷的拳头，哼哼，你胖爷可不是吃素的。”老头儿被胖子这么一闹，顿时急红了脸，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。Shirley 杨白了胖子一眼，对老头儿柔声说道：“老大爷，您别害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您既然跟着我们，那肯定是有原因吧！”

老头儿好不容易喘定了气，怯生生地答道：“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坐在你们旁边，听你们提到了无量山。”Shirley 杨一听见“无量山”这三个字，赶紧问道：“您知道无量山？”老头儿点点头道：“自然是知道。不过无量山这三个字可有年头没被提起了，再不提老朽就该忘了。”Shirley 杨进一步问道：“那这无量山究竟是不是一座山？到底在哪儿？”老头说：“姑娘，这无量山根本就不是山，而是一座大墓。”

“大墓！”我、Shirley 杨和胖子面面相觑，齐声叫道。

“对，就是大墓。这座大墓是一个陈姓大家族的墓地。这陈氏家族自明太祖时期就已是山海关地区的名门望族，风雨历练了数百年，直到清兵入关时才败落。一夜间两百多口族人全部失踪，就连战死沙场的陈氏唯一嫡孙陈拓将军的尸首也不见了踪影。一个兴旺了百年的大家族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空留一座大宅子生气全无，也在几年后被清兵捣毁了。”

“那您知不知道陈氏家族究竟为什么一夜间全部失踪了？”我急急问道。Shirley 杨和胖子也紧紧盯着老头儿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老头儿大概是我们唯一可以抓住的线索来源。

“我不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。”老头儿摇头叹道。听到老头儿的回答，我们仨顿时失望不已。Shirley 杨紧接着追问道：“老人家，那您



知道陈氏墓地在哪里吗？”老头听见 Shirley 杨的话，仔细打量了她一眼，谨慎地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打听这个是要做什么？”Shirley 杨急忙答道：“不瞒您说，我的一位父辈我要尊称他一声陈叔叔，他叫我们代为寻找家族祖坟，在他给我们的家族族谱上便有一首诗提到了无量山，所以我怀疑您刚才所说的陈氏家族就是陈叔叔的家族。”

“陈叔叔？你能不能把那个族谱拿给我看看？”老头儿说道。

Shirley 杨刚要掏身后的背包，就被我拦住。我转身对老头儿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敢问您是怎么知道陈家的事知道得这么清楚？您究竟是什么身份？”这老头儿对于陈家的事知道得如此详细，不由让我产生了一定的怀疑。老头见我拦住了 Shirley 杨，便仔细地上下将我打量了一番，徐徐说道：“鄙人姓陈。”

“难道您是陈氏家族的后代？”我大惊失色地问道，“可是您不是说陈氏家族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吗？”

“我并不是陈家的后代。”老头儿不疾不徐地答道。胖子一听老头儿这样说，差点儿抡起拳头要揍他：“不是陈家的后代你姓什么陈，你卖什么关子，你要我们呢是不是，嘿，胖爷我这暴脾气。”老头急忙说：“我虽不是陈家的后代，但是我家先祖是陈氏府上的管家。因为跟随陈氏多年功劳、苦劳甚多，便被陈氏赏赐了一大块田地，并允许子女皆姓陈，可以跟随陈家的子女一同读书。因此老朽虽不是陈家的后代却也姓陈。”

“管家？”我奇道。“对，管家，我家先祖也在陈氏族人消失的那夜一同消失了，剩下几个孩子零星知道一些陈氏的故事，这么多年口口相传，也没剩多少了。”老头儿的话让我和 Shirley 杨都惊奇不已，看



来事情更复杂了一些。不过这也算是好事，至少我们可以抓住这条线索，事情也算是有了些头绪。

“那这山海关地区有没有两个姓陈的大户人家呢？” Shirley 杨问道。“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山海关地区在明朝时期本来就不是一个大县，别看陈不是一个特殊姓氏，但是在山海关姓陈的就这一户。”老头儿肯定地答道。

那这么说陈教授和陈大将军陈拓竟然是一家。想到这儿我和 Shirley 杨都惊异不已，就连胖子都露出目瞪口呆的神情。可是陈教授家的族谱上根本就没有陈拓的名字。照理说陈拓既然是当时显赫的名将，族谱上不可能不记载。难道说那个被涂黑的名字真的是陈拓？想到这里我和 Shirley 杨交换了一个了然的眼神，正打算回身接着盘问老头儿，发现老头儿居然在我们沉思的时候不见了！

我们三个大惊失色，一个大活人居然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。我们虽经历的怪事不少，可这大白天在街道上就上演大变活人的把戏可是头一次见到。这老头失踪的方式还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他的消失意味着刚刚找到的线索断了，这让我们又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。

就在我们都沮丧的时候，Shirley 杨首先打破沉默：“老胡，既然老头儿说无量山是陈家的大墓，那么我们开始的猜测可能是错的。看来陈家不管通过什么方式，至少他们拥有一座规模超出我们预计的大型地下墓穴。既然有地下墓穴，那么就势必会选择一处风水宝地，这样你的分金定穴本领就可以用到了。”

Shirley 杨这样一说，我茅塞顿开，说道：“对，你说得没错，既然



有墓穴，就需要选择风水好的地段。这山海关地区北倚燕山山脉，咱们也不方便去爬到山顶上去俯视地形，我看咱们就找个资料馆、图书馆去查查山海关的地势地形图，我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。”

到了县图书馆才发现这里小得惊人，我目测藏书也就两千多本，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居然保存着明朝崇祯年间山海关地区的地图，虽然是影印本，但也很让我们惊喜。我和 Shirley 杨摊开地图仔细研究山形地势，胖子照例在旁边逗图书馆的管理员小姑娘，最后人家骂了句“臭流氓”就赶紧走开了。胖子方才心满意足地寻找下一目标。

山海关确实是块风水宝地，北倚燕山，南临渤海湾，形成前白虎后青龙的阵势。燕山山脉是一条中型山脉，并没有巍峨高峻的突出山峰，整体山群自西向东分布。我运用起分金定穴的本领锁定了一处风水地，而这处风水地却不是完整的风水俱佳的墓葬宝地，而是虽呈风水之象，中心位置却有一处空白在地图上未描绘出来。我们又要来当代的地图予以对照，却发现当代地图上清楚地描绘了空白处的地势走向，未见有何奇怪之处。Shirley 杨叫来图书管理员询问，管理员也不知道这地图上的空白处是什么意思。

“这就奇怪了，为什么明代地图对山海关地区全都描绘详尽，唯独这块用空白表示。难道这有什么奇特？可当代地图却又将此地地形、地势描绘得相当清楚，明明就是一个小山谷，山谷间有条小河贯穿。”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莫非那块空白是以当时明朝的人力、物力所无法探明的地带？” Shirley 杨沉吟道。

“如果那处空白真的没什么蹊跷，那处风水地就很有可能藏有大



墓。而如果空白地果真有什么异常情况，那风水地就呈败势，完全被毁掉，别说不适合葬大墓，就是普通墓穴葬进去，也会祸及三代。此地是不是有大墓，而大墓又是不是陈氏之墓，我还真不敢断定。”关于分金定穴我向来自信，但对于没探明的地形，我却实在不能妄下定语。

“嗨，你们俩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是不是宝地咱们去探一探不就得了。管它什么异常情况，什么情况也拦不住胖爷我寻找陈家大墓的决心。”胖子的单细胞特性又开始显露，不过除了亲自去一探究竟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和 Shirley 杨对视了一眼，便起身开拔。

